

更岁饺子

(外一篇)

陈珍

我这里说的更岁饺子是说在年夜子时,零点的钟声响过,春晚节目将要过劲,《难忘今宵》的曲子将要唱起,阖家围桌的“更岁”饺子。“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更岁饺子。

俗语:“有钱没钱,吃饺子过年”。

饺子、饺子,取名就好听,一听就有香馨溢于感觉之中而口舌生津;饺子、饺子,声音就有福,与宋代的钱币“交子”同音。饺子,形状有富,绝类元代的银锭。

饺子,做法呈祥:不蒸(争),不炒(吵),一煮就好。热气腾腾,一派祥和。和面,擀皮儿,拌馅儿,包、捏……手续繁多,热闹非常。适宜阖家一起做,一起吃,一起玩,真是个年节佳肴,团聚美食。故有“团圆坩堝”之称。

儿时家穷,吃饺子许是吃不够的。每年正月初一到“破五”吃“长工饺子”(旧时地主给长工每年只吃五顿饺子),初六吃剩饺子。然后就是十五闹元宵饺子,二十五天长(填仓)饺子,二月二按龙眼饺子(饺子状若眼睛)。然后直到八月十五中秋节赏月饺子。除此之外,想吃饺子只能等待来年春节了。现时人们富裕了,但生活节奏也快了。吃饺子太过费时费工,也不是经常吃的,也还是饭中的“稀客”。

今年的更岁饺子吃得祥和、欢乐、幸福。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外甥都从城市赶回老家过年。全家人大团圆。全家人齐动手包饺子。刚上三年级的外甥女倍觉新鲜好奇,忙着按面剂儿,学擀皮儿,弄了满脸面粉的面迹。儿们工作忙,平时一般不包饺子,多是买现成的饺子吃。他们对包饺子的技术已是荒疏了许多,包得又慢又不美观。还是老伴包得规范,又好看又快。我张罗些酒菜就插不上手了。外甥调皮:“谁捣蒜,秃老汉。老哥捣蒜!”才上学前班的小孙子在看电视剧《老农民》。看到一个镜头,听到一句台词就喊:“好香的肉蛋饺子呀!”

是的,饺子包的馅儿是我们大草原散养的大羯羊肉,吃沙葱,扎麻,野韭菜和柴胡等中草药长的膘,味灵肉鲜。“小孙子鼻道比灵狐还灵啊!”奶奶夸着,全家人都笑着……

这顿饺子还没吃,已是香馨四溢,其乐融融了。

饺子,年味浓浓,亲情浓浓,春节美食的状元郎。

算盘

仰望着家乡人家墙上古老的年画,突然就想起四十年前珠算老师摇头晃脑吟诵的谜语:“打主意,千秋格,花落知多少?明月几时有?”“兄弟七个排成行,大哥二哥在外乡……”

算盘,一架生活的弹拨乐器。珠算口诀是民歌的精粹。时间穿过珠孔,也计算着世态炎凉,风土人情。

算盘,你这最古老的计算机,电子计算机只是你的后裔。今天,你退休在这生活的角落,作为文物,也作为一篇史志,默默地展示一些陈年旧事的记忆。

画家齐白石称此物“乃仁具尔”,且挥毫作画,丹青自妙手而成,送与日进斗金者手中以作励诲之铭:“噤声啞,加减乘除,个十百千万……奏响一支很红火的曲子,唱公平、良心;唱道德、人生;唱丰收,果实……当然,也演奏十指连心的痛彻的教训。然而,你日渐衰老朽起来,无意于何时就被冷落在此一角,被岁月尘封起来。

一切都在老着。唯此齐白石老人的名画《发财图》熠熠生辉,画家深邃洞彻的思想熠熠生辉——张贴于正月向上人家雪白的墙上。

我有一个从别人家淘来的装酒的铁盒子,铁盒里塞满了我童年的“军功章”:赢来的金币、争走的弹弓、得到的奖状,还有一叠花花绿绿的贺卡。我把附在贺卡上的蝴蝶结形的“痣”解开,梦幻般闯进了我的青涩、别有韵味的少年时代。

那时,鲜有人跑到城里去上学,几个镇的学生都聚在一个乡下中学念书,老师大多也已上了年纪,嗓音嘶哑,却也浑厚,一闭一合能揪出两根扯面来。初一下半学期,学校来了两个年轻老师,一男一女,男的文质彬彬,女的貌美如花。我们一群人,痴痴傻傻,下课铃响,推推搡搡,倚着栏杆不住地朝办公室望去,仿佛那里碧水如镜,青山浮水,倒影翩翩,有奇画显现。幸运的是,两个老师都为我们代课,男的教语文,女的教音乐。曾有一段时间,我们私底下嘀嘀咕咕,暗暗将音乐老师许配给了语文老师,也不知谁将这些私密的话题泄露出去。班级上下都说他俩郎才女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原因无外乎语文老师满腹经纶,上课侃侃而谈,像一束火光,总能把人的眼球映亮映热,

深深牵住。至于音乐老师,灵感送韵,歌声悦耳,尤其纤细手搭在琴键上,教室里静得出奇,迷迷蒙蒙间音符翻飞,震得盆内花木手舞足蹈,翩翩然。我们的私密话像是脚踏车挂飞轮——快上加快,传到了他俩的耳朵里,语文老师说我们小年纪乱点鸳鸯谱,人不大,心思似海深,都是“闲人”,为此,我们没少挨批。尽管如此,我们依旧把他俩视为男神、女神的存在,都想着新一年的起始送他俩一份礼物,那是纯粹到不能再纯粹的喜欢,少年时代的喜欢,雪一样圣洁。

当时,学校门口有一精品小店,店面装修精致典雅,银灰色的风铃被千万根细丝线吊着,若店内大灯一亮,店外清风吹拂,风铃跌跌撞撞,摇曳作响,像醉了似的,那空灵又悠长的清脆之音,把我们也统统都听醉了。晚自习下了那段时间,我们就在精品小店转悠,摸摸这个,动动那个,仿佛懵懂的小草探出脑袋,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然,乡下孩子,日子都过得紧巴巴,节衣缩食省下的碎银根本买不下那些昂贵的礼物。于是,我们把

双眼齐刷刷投到了一叠贺卡上,那是一叠有着“青春范”的贺卡,全都被薄薄的、透明的塑料纸包裹着。我们细细挑,慢慢选。有人青睐蓝天白云装饰过的贺卡,有人喜欢印有俊男骑着靓女飞驰的贺卡……我们凑凑钱,付了,一人选一个带回家。傍晚,写祝福语,黄灿灿灯下的我迟迟不敢动笔,钢笔尖擦又擦,生怕不留神吐出浓墨染了贺卡,毁了大事。我在言情小说集上左翻右翻,摘出一段深情的话,改了又改,恭恭敬敬地写下,老师,希望你一直在我们身边,你是茫茫暗夜中最炙热的光。我们都署了姓名当中的最后一个字,无畏、浪漫又真诚。

新年晚会上,各组节目毕,我一窝蜂地冲向讲台,把贺卡交到两位老师的手上,他俩白嫩的脸一下子晕出了红,他们被爱意淹没,手足无措,只欢喜地笑着。次日上课,语文老师说:“咱俩班的男生都有一颗‘柔软心’,软软的,散有暖意。”我们打打闹闹,青春无敌,风华正茂,让人热泪盈眶。

“贺卡风”持续风靡,高中时,我们大

都富裕些,那些单薄的、平平无奇的贺卡早已拿不出手,转而心心念念门口精品店摆放着的折叠贺卡、音乐贺卡、抽拉贺卡、立体贺卡……

临近年关,放假前夕,我们互送贺卡,若是谁收到的贺卡多,背包鼓鼓囊囊,我们是顶羡慕的,上好的人缘,千金难买。我亦收到许多精致贺卡,每来学校,每回座位,抽屉里、书桌中贺卡平展展躺着,等我宠幸。我们照例不在教室拆开,怕深情之言被人误解,落下尴尬,但后几排那些调皮的哥们,硬生生将贺卡拽走,温情脉脉地念着,他把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女、少男的心剥开,揉烂,摊开在大庭广众之下,让我像一只蚂蚁般被烈火徐徐灼烧,面红耳赤,想仓皇逃窜。

后来,我开始关注她,关注她的一切。她让我的高中时代,没有了遗憾。

年复一年,季复一季,“贺卡风”早已不在,但我仍然还会收到学生送我的自制贺卡。贺卡一律喜庆祥和,美不胜收,我逐一翻看,莞尔不已。我庆幸我能在温暖的岁月里慢慢长大,与那些“小确幸”待成神话!

贺卡里的“小确幸”

俱新超



●假日掠影

项俊 摄

新年,给白云做新衣裳

(外二首)

乔志兵

裁一件花衣服给白云
先缝上几缕鹅黄的腊梅
缀几颗绯红的灯笼
再绣上细碎的白

新年的风,沾着晨霜的清甜
轻轻落在云的肩头晃呀晃
风穿针,光引线,把人间的风
缝进幸福里

路过窗口呵出的白气
路过每一双仰望的眼睛
白云披着花衣
飘过屋顶
光的甜轻轻落在
2026年人们的心上

风雪迎新

吱呀一响,第一声爆竹炸开
新年的脚步声
踏碎满地月光

风先一步赶来,推着雪跑
新年的风雪
推开家家户户的窗
它把红灯笼吹得晃悠

雪脖颈里塞一点冷
再塞一点欢喜
从云层里落下来不慌不忙
给屋顶铺一层雪花
给麦田盖一床厚被
给光秃秃的树枝别上细碎的银花

新年的诗

让冻红的耳朵听见风的诗
让低头赶路的人抬头
把你的名字写在第一缕光里

你翻过旧年的山岗
摇晃的红灯笼
告诉你,家很近、很近

你从不喧哗
撞见漫山遍野的暖
新年呀,每一双眼睛里
燃起小小的火焰

姥姥的豆包儿

王倩

呢。”她眼角漾开细细的纹路,那纹路里也仿佛藏着甜。

姥姥取出早已醒好的面团,开始包包子。填馅、收口、揉搓成团,动作娴熟,行云流水。母亲在一旁打着下手,母女俩的话,便在这静谧而忙碌的午后,悠悠地荡漾开来。说的无非是东家闺女要出门子了,西家的牛犊子长得壮,今年的雪下得厚,明春的麦子差不了……琐碎的话语,却谱成了一支最动人的乡间小调,温暖了时光。

最后上锅蒸二十分钟。灶膛里的火重新旺起来,豆包们也不再是最初的模样,变得蓬松、丰腴,外表在蒸汽的浸润下,呈现出细腻的光泽。拣一个在手里,烫乎乎的,软得像云,却又有着实心的分量。简单的食材,在姥姥手中,就这样成了无可替代的美味。

很快到了晚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盘刚出锅的豆包,一碗金黄的小米南瓜粥,两碟清炒的时蔬,便是人间至味。我顾不得烫,抓起一个,咬开雪白的外皮,内里的豆馅便跑了出来。红糖的焦香,白糖的清甜,豆子本身的醇厚,交织在一起,只让人觉得满足,这漫长的冬天,有了足以

抵御寒冷的底气。所谓人间烟火,大概就是这般模样了。

儿时挑食,唯独姥姥的豆包能让我乖乖吃完。后来离家读书、工作,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偶尔通电话,姥姥总在电话那头问我:“妞妞啊,再忙也要注意休息。啥时候回来?姥姥给你做豆包吃啊。”我心里咯噔一下,虽连声应着,却难兑现诺言,只能靠电话聊表思念。

如今,市面上的豆包,早已是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产品。模样标致,口味却单薄,我再没吃过那样颗粒分明、甜香醇厚的豆包了。

有些食物,之所以能穿透漫长的时光而不褪色,是因为它的原料里,不只有红豆与白面,更有大把大把看不见的、昂贵的东西——那是一整天在灶火前安静的守候,是手掌传递的体温,是絮语编织的温柔,是一份“等你回来”的、漫长而无言的期盼。这些,都被细细地、密密地,揉进了每一个面团,包进了每一勺馅料里。

那味道,被封存在往昔的岁月里,再也无法复刻。可那份揉进面团里的期盼与疼爱,却从未离开。它藏在记忆深处,像一粒沉睡的红豆,永远怀着春天。

吉祥过大年

陆琴华

说到吉祥过大年,不得不提到口彩。口彩就是吉利话。大年三十这天,我们全家十几口人不做别的,都是里里外外忙吃的,而每一样食材做出好吃的都有一定的寓意。我家有一张八仙桌,平时这张八仙桌都是挨着北墙放着,那儿上面有一个几十厘米大的窗户。过年了,大清早这张八仙桌离开北墙,挪到了堂屋的正中间。

八仙桌中间放着四只苹果,这四只苹果组成了一个正方形。别看这四只苹果不起眼,在大年三十这天不算什么,可那是爸爸妈妈从一大筐苹果里精心挑出来的,又圆又大又红。妈妈瞧着八仙桌上的苹果说:“这叫平平安安。”我兄弟姐妹八个,一个个大了,都跟出笼的鸟儿似的,呼啦一下各奔前程了。比如大哥到新疆当兵,二姐在徐州上大学,一年到头回不了几趟家。过年了,他们呼啦一下都从外地回家了。爸爸

妈妈的这四只苹果既是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平安无事,又是对常年出门在外的大哥和二姐的美好祝愿。

那时我读小学五年级,还很顽皮。我从两三米长的爆竹上拧下几个小炮,用火点燃,扔到门外,就听“砰”的一声响,我刚穿的新鞋鞋面上落了几点水珠。原来我身旁有一只大瓷盆,那大瓷盆里养着一条三四斤重的大鲤鱼。那鲤鱼红红的,没入水里了还跟一团火似的燃烧着,是鲤鱼听到小炮的声音受到惊吓迅速摇头摆尾就把大瓷盆里的水弄了出来。爸爸说:“过年有鱼,叫吉庆有余。”

那次过年,我们家做了好多菜,除了有鲤鱼,还有鸡肉、猪肉、牛肉等。说真的,过年了,菜再多,再丰盛,没有饭也不成席,妈妈就从厨房里端来一盆饭。那是一盆什么饭呢?是一盆黄白两色的米干饭。黄的是小米,白的是大

米。那时我们那儿已经旱改水不少年了,用大米做饭直接到米缸里取就是了。可那小米呢?是妈妈从供销社买来的。黄的小米象征金子,白的大米象征银子。妈妈把那盆黄白米饭放到八仙桌上,爸爸就笑着说:“有金有银,金银满盆啊。”那时电影《林海雪原》刚刚放映,我们认识了杨子荣、少剑波、小常宝,还熟悉了一座山——奶头山,堆在盆里的黄白米干饭就跟那奶头山似的。

尽管那时物质条件还不是很好,可是院前屋后,田间地头什么李树、梨树、桃树、杏树、枣树到处都是,它们结出来的果实足可以让我们大快朵颐,用现在网上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吃不到的”。放学了,或者周末了,我们也想把这些一时吃不完的果实制成干果留着以后,或者冬天吃。比如我们捋过杏子,晒过柿子,甚至开水煮过苹果,最后大都以失败而告终。

那时三姐和四姐再过半年就要升入高中和初中了,我也要跨进初中门槛。爸爸妈妈都希望三姐和四姐,还有我,能够像大哥和二姐那样为公家做事有出息。爸爸妈妈在装满黄白米干饭的盆里就放几只干果、柿饼和桂圆等,说这是“事事如意”。

大哥在新疆当了几年兵,利用探亲的机会结婚了。刚刚跨进小学一年级的弟弟在盆里放几只花生、栗子、红枣。放完这些,他就对大嫂说:“嫂子,祝你早生贵子。”这时大嫂从她的新房里双手捧出一条阜宁大糕朝堂屋走来,听小弟这么一说,顿时脸红了,可是转而又灵机一动,对小弟说:“好好学,年年高,嫂子也祝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过年讨口彩,吉祥过大年,一家人团聚一堂,其乐融融,把过年的喜庆祥和气氛推向了高潮。